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

王陽明傳記
王陽明之事功
資料之三

精一冊 美金一〇元

發行人：朱 傳 譽

兼主編

出版者：天 一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二八七三

郵撥：一〇一 二 四 七

信箱：七 二 一 二 九 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

王陽明傳記資料之三

編號	篇名	作者	資料來源	頁次
----	----	----	------	----

王陽明之事功

1	王陽明悟良知及其事功人格之展現	林繼平	文藝復興 n.50	61.3 台北	1
2	王陽明的事功	蔡仁厚	國魂 n.330	62.5 台北	4
3	明史陽明平寧藩考	曾齊虹	國立中央圖書館 v.1 n.7	61.2 台北	7
4	王陽明定宸濠之亂	邦 儀	國魂 n.111	44.5 台北	18
5	王陽明經略西南邊務	鄭壽彭	中國邊政 n.25	58.4 台北	19
6	王陽明在軍事上之成就	張明凱	黃埔月刊 n.255	62.7 台北	22
7	王陽明先生事事思想之研究	魏汝霖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v.4 n.6	61.6 台北	25
8	王陽明心學造詣與赫赫武功之成就	姜漢卿	戰史彙刊 n.3	61.5 台北	27
9	王陽明的武功與學術	張永明	東方雜誌 v.12 n.2	67.8 台北	29
10	王陽明功業及其遺誼始末	翁咸新	暢流 v.53 n.8	65.6 台北	30
11	王陽明的政治思想	陳安仁	中國政治思想史	51.5 台北商務印書館	33
12	王陽明的政治思想	易大軍	政治評論 v.9 n.1	51.9 台北	34
13	一個政治家的王陽明	徐復觀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v.12 n.5	68.5 台北	36
14	王守仁的哲學思想與文治武功	黃立慰	藝文誌 v.151	67.4 台北	39



BWT 368 05

BWT 1-780/03



王陽明悟良知

及其事功人格之展現

林繼平

必諱言，它的效果實在不顯著。這又是爲什麼？它的原因何在？作者認爲這的確是我們學術界值得虛心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近人研究中日陽明學者，都認爲陽明學對日本的明治維新，貢獻很大。以前我對這種說法，始終是採取存疑的態度；但自近年讀到一些日本人的有關陽明學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文獻，及進一步和日本陽明、朱子學者的接觸與了解，才知道陽明學對日本明治維新的貢獻，確係歷史事實，不容再事置疑。可是，我們如進一層去研究，問題又來了。陽明學自明末傳到日本以後，竟能促成近代日本的明治維新；而在我們中國發展的情況，爲什麼和日本不同？從明末清初黃梨洲一脈傳到今天，總有三百年以上的歷史，中間除去間歇性的時間不計外，單自清末梁任公先生爲了輔益維新運動，特別提倡陸、王學說算起，至最近二十多年又大力振興陽明學，期以輔佐中興爲止，計時總在八十年左右。以這麼悠長的歲月，又耗去不少學者的心力，共謀一種學術的振興，我們不

一位旅日友人告訴我說：「日本人學朱子，像朱子，學陽明，像陽明。」這固然由於日本人長於模仿的民族性格使然；但是，我們亦可看成這就是近代中日陽明學所以不同的分野。又據作者和日本第一流的陽明、朱子學者的接觸，從他的著作中，得知他對陽明學了解的深度，及由信札來往有關陽明、朱子學今後發展意見的交換，與乎他個人的生活涵養方面的一些認識，我才發現日本的第一流陽明學者與我們之間的確有極顯著的差異，不禁感慨繫之！

依據作者一隅之見，除研究方法值得商榷外，最重要的，該探求王陽明在龍場驛如何悟得良知的問題。這是陽明學的關鍵所在，也是王學入門的第一關。我們研究陽明學有無深度，是否能夠探得它的一些真相，就全看這一關能否通得過去？不幸的是，自任公先生提倡陸、王學說以來，連任公

自己亦在內，都把這一緊要關鍵忽略了。作者本文即就這一個關鍵問題作深入的探討，並進而申說陽明事功與人格之展現，於研究陽明學者或不無參考價值。

二

王陽明在龍場驛悟得良知以前，還有一則近乎神秘的故事，頗值得我們研尋。因為這兩者之間有密切關連。據陽明年譜記載：「孝宗弘治十五年（西元一五〇二）八月，（先生）……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與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靈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悟曰：『此竊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年譜卷一）這則故事，我想凡是研究陽明學的人都看過；但是，看了以後真正懂得的人，尤其是對陽明如何能「先知」的問題，而又確切了解的，恐怕就不多了。現在，我先引述明末理學家高景逸（龍巖）的話來疏解。他說：「余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雜蕪》）僅此寥寥數語，已把前述陽明「先知」的秘奧，和盤傾出。可是，我們今天的人看來，連景逸疏解的文字，亦未必都能了解。因為這裡面牽涉的是另外一套學問，和今天一般人的知識範圍完全不同。景逸這些話，尤其是「其心已靜而明」一語，試問又該如何解釋？只要這句話，我們真正懂得，那陽明的

「先知」，也就沒有什麼神秘了。我想，凡是習過靜功的人，都能契合到「靜極明生」（李二曲語）、或者「靜極者明」（羅什語）的境界。而這一境界，既不是探求經驗知識的科學方法所能獲得，也不是專重邏輯思辨的先驗理性所能認知；他乃是由於吾人達到高度靜止的精神狀態時，自然而然的射出智慧之光，能把現在的或尚未形成的種種事物呈現於吾人之前；因此，他是超越認識的，又是超越空間和時間的。這種微妙的作用，實際上即是由一內在的「明慧」的境界產生出來的。在此境界中，所能呈現事物的廣度與深度，恰好和一個人習靜的功力成正比，明乎此，不僅高景逸說陽明「心已靜而明」的話，可以透澈了悟，即陽明何以能有「先知」（或前知）的問題，以及命僕人預先迎接王思與等友人的神秘故事，皆可迎刃而解。

這雖然是王陽明三十一歲時的一則故事，但由這故事中即可窺知他此時習靜的功力不凡。及到六年以後，他三十七歲，正是武宗正德三年（西元一五〇八）的春天，困居龍場驛。因恐劉瑾派人刺殺，無可奈何中，乃作石棺一具，「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窮原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是，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年譜卷一、正德三年）這就是有名的王陽明龍場驛「見道」的一段話。這段話中，最值得我們注意，却又令人摸頭迷離，易滋誤解的，便是「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一語。著「明倫彙編」的黃梨

洲，我想，他是應該懂得的；但是，從梨洲以後到今天，三百多年來，真能確切了解這句話的含意的，恐怕就不多了。現在，我們仍然引用高景逸的話，先作分疏。景逸說：「……及謫龍場，萬理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潛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灑灑。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說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竊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合，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力。……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鍼，而欲強繙其鴛鴦，其亦誤矣！」（同上引）我們知道，高景逸是程、朱一派的理學家，他批評陽明「不甘自處於二氏」云云，乃程、朱一派學者對陸、王的門戶之見。

實際上，宋明理學家連景逸也在內，無一不受佛、老思想之影響者。這一問題，我們不去管它。景逸這段話中，可大堪注意者，乃是「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說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等語。在景逸看來，王陽明在龍場驛所悟得的，並非朱子釋大學格物致知的本義，而是前述陽明洞的工夫益臻於精密純熟，直把「其心已靜而明」的「明慧」境界，擴大了，加深了。景逸如此詮釋，最為精當。

現在，我們又來看陽明自己的說法。他說：「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在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錢緒山刻文錄敘說》）是知陽明在龍場驛「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即是悟得他此後所說的「良知」，不過在用語上還是沿襲朱子的說法。試問這個良知的內涵又如何？陽明四十二歲，在滁州督馬政，送蔡希顏詩有句云：「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時錄卷

三）所謂「孤月虛明」四字，便是指的良知的內涵，亦即說的「良知本體」。玩此詩意，雖然是描述蔡希顏當時的活境；但距此五年前陽明在龍場驛的悟境，亦應如是。

至此，我們不妨再引用陽明大弟子錢緒山的話來補充。錢氏在陽明先生年譜序中說：「吾師陽明先生……靜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盡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年譜卷二、附錄》）。我們又看緒山自己如何「見道」？他說：「德洪……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賢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養神靜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薜蘿而觀天日。……嘉勳以告。先生曰：『……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非非，莫非天則。……良知原無間動靜也。』」（《錢緒山刻文錄敘說》）。這裡，緒山所說「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薜蘿而觀天日」，即其「見道」的情景，與前述陽明靜餘孤月湛虛明」的詩句，可說同一意義，只是措詞上有些差別。但乃師此處指點緒山的話，已是王學入門的第二關。所謂「良知本體，昭明洞徹」……無間動靜」云云，比初見道時的境界和功力，又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我們有了這番認識以後，再回頭來解說錢緒山所述乃師龍場驛「大悟良知之旨」的話。所謂「徹顯微」，即程伊川「顯微無間」的意思。如前所述，由靜中產生的「寂寂即照」的「明慧」境界，又能消去天地人物之間的隔閡對峙，而融成一片，是為「天人合一」。由於超越認識，故無顯微之隔也。臻至此境，吾人主觀和客觀的界限早已泯

除，故亦無內外之分。同時，又能超越空間而具廣大無邊之量，故云「通極四海而無間」，而這些神奇玄妙的屬性，就緒山看來，又即是我們古代聖王堯、舜、禹相傳的「中道」。（按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允執厥中」四語，緒山如此解釋，乃宋明理學家共同的見解）如此，又不僅超越了時間，而且由堯、舜、禹傳下來，一直到王陽明、錢緒山、高景逸，甚至作者與讀者諸名，又都是人人同具，圓滿無缺的。試問：這個究竟是什麼？一言以蔽之，這就是王陽明在龍溪大悟的「格物致知」或「良知」的底蘊，也就是他此後常說的「良知本體」、「此心本體」……和緒山說的「此心真體」等等。簡單地說，就是「本體」。

我們對這個本體，再渾括言之，他不外乎是：超認識的，超時空的，孤月式的、虛空般的、無形體的、無方所的、人人同具的、神不可測的、和無限大的一種明慧境界，或稱光明本體。這一光明本體，是陽明先生用「澄默靜一」的工夫實證出來的，而不是虛構的、想像的。明乎此，我們研究陽明之學才有入機；不然，適如景遠所識評的：「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鍼，而卻強編其鴛鴦，其亦誤矣！」

三

以上為探索王陽明龍場悟得良知，所以費去如許筆墨，主要因為這是陽明學的一個緊要關頭，如不把它的秘奧揭露出來，則王學真相即難明其萬一，而陽明事功、人格之展現

王陽明悟良知及其事功人格之展現

，亦無從說起。自然，陽明在龍場悟得良知以後，工夫還在層層轉進，本體亦在不斷變化，但非本文之範圍，不擬討論。下面專就良知本體申釋陽明事功與人格展現之一斑。

王陽明以及其他理學家無不認為這個本體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宗教人生的安排。因為這個本體便是「真我」自身的體現，不隨時空變化而生、住、異、滅；且本體常住，即可屏除生死。」即可代表這一意義。二是藝術人生的調劑。又因本體之自身含有極度的、至高無上的「樂」的精神受用，這種受用和其他物質上或精神上的種種享受，都截然不同。它無所附麗，又不受任何條件的限制。周茂叔教二程尋孔、顏樂處，即可作這方面的代表。三是道德人生的實踐。再因這個本體具有「體用一源」的作用，又可促成理學家畢生作道德的實踐。於是不但透顯出孔子的「仁」來，而且更把他發皇光大，以增益其深度與廣度。王陽明「大學問」顯發的「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不獨具有代表性，且可視為宋明六百年理學的結晶。由於有宗教人生與藝術人生，他們的人生態度，有時看來似乎是消極的、出世的；但是，又有道德人生的實踐，他們的人生態度，有時則是積極的、入世的。相反相成，便是理學的妙用。而這三種人生背後的本體世界，即鑄成理學家的聖人境界。闡此，作者已有專論述，茲不贅。

自然，王陽明亦以宗教、藝術與道德三種人生作底，所以在事功的展現上，可以說和古今中外建功立業的英傑之士，都不相同。如年譜云：「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

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年譜卷一，嘉靖元年七月條）。這段話，我們今天可以這麼看：與其說是「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毋寧說是陽明先生自己「有天下而身不與」，這貼切得多。就陽明事功的展現說，「有天下而身不與」，便是「無我」。試問陽明何以能如此呢？這就緊緊地關連着前述本體的問題。因為他已有宗教人生的安排和藝術人生的受用，即使天大的「堯舜事業，如浮雲過目」（程明道語），其間又有什麼得喪可說？再者，自陽明此時磨鍊本體——存省良知——的工夫言，就是一個「不着相」。闕此，年譜亦有記載：「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得不着？』」（年譜卷一，正德十五年閏八月條）陽明在「思歸一念」的孝心上，是「着相」的；可是除此以外，其他的一切，就「不着相」了。須知陽明此時（正德十五年，西元一五〇二，陽明四十九歲）正值平定宸濠之次年，事功煥赫，驍擒叛賊，即處變故，已應功成身退，不着「我」的形迹；何況此時正是他「存省良知」——磨鍊本體——快要結束的階段，欲達到「昭明洞徹」、「無間動靜」的境地，也該「不着相」了。必須如此，才能做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目」；自無得喪介於其中。故「無我」與「不着相」，乃陽明先生事功上的極度展現。

四

同時，亦由於陽明以宗教、藝術與道德三種人生作底，故在人格顯示方面，亦與古今中外的功名之士，大異其趣。黃山谷云：「源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這「光風霽月」四字，即可視為陽明人格的表徵；如他的「歸與」詩說：「一絲無補聖明朝，兩鬢徒看成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家。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詩錄卷三）因為明武宗的昏闇糊塗，致使陽明平定宸濠後，又鬧出假冒功勞的張忠、許泰的事變來。他在這次事變中，受盡折磨，於是流露出急欲歸隱的心情。詩的三、四句，在說明理學家與功名之士的根本差異；且張忠、許泰誣陽明必反，陽明才藉此詩來表白他那胸懷灑落的人生態度。在政治黑暗的武宗時代，變亂方殷；但陽明仍未忘懷他的道德人生的不斷實踐。詩的五、六句，即點出這一意義。至於末後兩句，不僅是他急欲歸隱心情的寫照，而陽明「光風霽月」的人格，亦全部展露出來。他另一首「登小孤、次陸良弼韻」亦云：「看盡東南二百峯，小孤山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躋層霄絕世踪。」（詩錄卷三）這可能是事變快結束時寫的一首詩。我們如細心省察這首詩的意境，大有「我欲乘風歸去」之概，又不僅「光風霽月」而已。

此外，章太炎先生曾以「尊嚴無畏」四字，來讚美陽明的人格；而近人從陽明學說中闡揚其民主思想者，又多服膺太炎的法。蓋陽明生於明朝政治腐敗黑暗的時代，在學術思想上，提倡良知學說，普遍遭遇到當時偽朱學者的抨擊。

在軍政措施上，依據「是非非，莫非天則」的良知而行，又深受權臣集團的排斥。尤其最嚴重的，莫過於平定宸濠之後，武宗身邊的小人張忠、許泰、江彬、陽明必反一事。他說：「以一身蒙謗，死即即耳，如老親何！」又謂其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年譜正德十五年正月條）。可知此時他的心性是何等沉痛！然而他仍憑自己的良知而行，反抗「勢力主義」到底，絕不妥協，這的確是他的人格「尊嚴無畏」的展現。而這一人格展現，則與他「益信良知真是以忘患難，出生死」（年譜正德十六年正月條）的宗教人生，緊密關連。我們可以這麼說：陽明「光風霽月」的人格型態，是由他的藝術人生反映出來；至於「尊嚴無畏」的人格型態，則是由他的宗教人生反映出來。兩者均以良知本體為依據，視其遭遇情況之不同，在展現的形式上才有這樣的差別。

五

由以上各節所述，我們振興陽明學，對王陽明去龍場釋如何「悟得良知」，必須要透澈了解；進而亦如陽明般去悟得我們自己的良知，那我們「學陽明，就像陽明」了。循着這條路線上去，便是「存省良知」，陽明的緊要話頭，不外講「知行合一」、「靜處體悟」、「事上磨練」與「心即理」等等。「知行合一」，即變相的「事上磨練」，為陽明平素講的主要方法或工夫之一；但不可過份強調，甚至認為陽

王陽明悟良知及其事功人格之展現

明思想的核心。假使悟良知的第一關通過過去，我們「未有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知行合一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如何在事物上去磨練的問題。而「靜處體悟」，乃悟得良知的方便法門，陽明先生自己便由此「見道」。故這一階段，主要在做動靜交算的工夫。目的要使良知本體達到「動靜合一」之境。至於「心即理」，屬於陸、王學說的認識問題，與程、朱一派的「性即理」在認識上有根本歧異，於是才形成理學中程朱、陸王的對峙之局。當存省良知以後，則是「應用良知」。陽明到此時才正式摒棄宋儒「去人欲，存天理」及「格物致知」等舊說，特創他「致良知」的新說，作為教人的宗旨。陽明思想於此正式形成。最後則為「完成良知」，如「大學問」、「拔本塞源論」及「四句教」等之所說者。主要由良知本體顯發「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可以說是陽明思想的巔峯。拙作「王學的工夫問題」（載香港人生雜誌二九六、二九七期、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一日、十六日出版）於陽明學之如何形成，有詳盡論述，可以參看。

我們對陽明學有了上述認識以後，再用幾許工夫作基礎，於陽明事功的「無我」與「不着相」之展現，及其人格的「光風霽月」和「尊嚴無畏」之顯示，必然別有一番會心。進而配合現代的科學知識，鐵成一聲如陽明般的旋乾轉坤，大氣磅礴的人才，不徒可以輔贊中興，抑且更可凌駕日本明治維新之上。但問題的關鍵，就看我們對陽明良知之學如何講法了。

王陽明的事功

蔡仁厚

一般人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理學家只會談心性，不能做事。其實，沒有一個真正的理學家不能做事的。只是他們剛正不阿，沒有機會參與國家大政，所以都不以事功顯名而已。朱子與陸象山是南宋初期的大儒，他們居官的時日很短，擔任的職位亦不高，但卻都有優異的政績。朱子知南康軍（南康在今江西星子縣，近廬山，宋朝的知軍，類似於知州知府），爲了革除弊政，曾用剛猛的手段整頓吏治，而朝廷那些因循苟且的人竟批評他「失之太嚴」，象山爲他抱不平，說：「朱元晦在南康，大節甚偉。」至於象山自己，在他去世前一年出知湖北荊門軍，他「延見僚屬如朋友，教民如子弟，雖賤販走卒，亦喻以義理，下情盡達無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胥吏強柔，皆得之於無事之日。」（見行狀）他身體不好，有血疾，但在任十六個月的建樹，却非常可觀。荊門北接襄陽，已經是南宋的邊郡了。而其地竟無城壁，象山「召集義勇，優給儲值，躬自勸督。新城築成，僅費銀三萬兩。」（原計須二十萬兩）他還

親率士民，悉心弓馬，以備緩急，其他如整理簿書財稅、理訟獄、興學校、勸耕稼、設醫院官等等，皆著有成效。朱子稱他「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當時的宰相周必大並說：「荊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可見理學家是能做事的。儒家之學，本來就是講求救世淑世的，豈祇可以應事，而且能够任天下之重，以康濟羣生。王陽明雖然與朱陸一樣，沒有機會掌理國之大政，但他的功業，在理學家裏要算首屈一指了。

一、平諸寇

在江西與福建、廣東、湖南三省接壤的邊境，都有大山脈橫亘綿延其間。明武宗即位，宦官柄政，天下擾攘不安。這些邊區的盜寇便乘機襲脅百姓，據地稱王，並且四出剽掠，甚至攻打城池，普通的官軍奈何不了他們。等到大軍來到，他們便化整爲零，大軍一退，便又呼嘯而聚，爲害地方。後來有一位巡撫，竟因此而憂懼不安，告病辭職了。武宗正德十一年，兵部尚書王瓊深知陽明能任艱鉅，特向朝廷存舉。九月，遂以南京鴻臚寺卿陞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這時陽明四十五歲。陽

明受命之後，先回家鄉省親。他的朋友王思對季本（字彭山，後為陽明弟子）說：「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季本問，何以知之？答道：「吾觸之不動矣！」所謂「觸之不動」，即孟子「不動心」之意。面對艱鉅的責任，心不搖惑，無所躊躇，即是「不動心」，亦即宋明儒常說的「義理承當」。所以陽明的「觸之不動」，是從學義而來。他不但不是剛愎執拗之不動，而且與英雄豪俠的「氣魄承當」亦不相同。

陽明於冬末出發，次年——武宗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到達贛州。在上任之後十天的時間裏，陽明便完成了二大準備工作：(1)行十家牌法：爲了斷絕山賊在居民戶中混跡藏匿與往來活動，特於城中立「十家牌法」，詳開各戶姓名、籍貫、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到面生可疑之人，立即報官審問。倘有隱匿，十家連坐。這是保安防賊最根本有效的辦法。(2)編選民兵：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以前每遇有事，總是請調官軍進剿，往返費時，師老無功，而山賊益加猖獗。爲剿賊之計，陽明移文贛閩湘粵四省兵備官，在各所屬府縣挑選勇絕倫，胆力出衆，並有武藝技能的，每縣十名上下，編成一支機動特別部隊。另外命令各縣將原有民兵，裁汰三分之一，剩下強壯可用的，嚴加訓練，專門負責守城與防禦關隘。那三分之一兵額的錢糧，便用來招募壯勇，編成精兵，隨各省兵備進屯紮，聽候調遣，以負剿賊之責。——經過編選之後，各府州縣皆有守禦之卒，各省兵備亦有剿賊之師。如此，便退可以守，進可以攻了。

陽明所面對的盜寇，共有三大區：

1. 漳南大嶺山的盜寇：這是以福建爲主，而毗連於廣東東境的一大片地方。年譜稱這一區的盜賊爲「漳寇」。大賊首是饒節富，黃執卿等人。
2. 橫水桶岡的盜寇：這是在江西上猶境內而毗連於湖南桂東縣境的一帶地方，是萬洋山、諸廣山綿延的大山區。大賊首是謝志剛、藍天鳳等人。謝志剛自稱征南王，與廣東樂昌的大賊高快馬互相連結，聲勢浩大。
3. 潯頭的盜寇：這是以廣東龍川縣爲主，而毗連於江西龍南安遠縣境的一帶地方，是九連山綿延的山區，有上潯中潯下潯三大寨。大賊

首是池仲容兄弟，池並自稱征西王。

當陽明上任途中，便聞知漳寇正熾。到任之後，一面加緊準備，一面移文贛、閩、粵三省兵備官，限期起兵，共討漳寇。在陽明沒有統兵到達之前，江西福建二省兵備官已先在漳州府境的長富村一帶與賊接戰，獲得勝利。賊寇退守象湖山，官軍乘勝追擊，而廣東兵亦趕到，正要會剿，突被賊兵偷襲，官軍小有死傷，銳氣受挫。陽明到達之後，知象湖山極高絕險，不利正面力攻。於是進屯上杭縣城，一面密令官軍伴言竊襲退師，等秋後再行進剿，一面潛探賊寇虛實，準備出奇制勝。到二月十九日，陽明親自督師，分三路奇兵，乘夜突襲，經過一天的苦戰，終於攻破了象湖大山。除賊寇散，而可塘洞山賊首饒節富與其他數十處賊寇，仍然據險拒守，經一個多月分頭追剿，至三月下旬，亦皆陸續剿滅。之後，陽明又奏請朝廷新設平和縣以撫鎮新民。從此，不但盤據漳南數十年的盜寇，一舉枚平，而賊人死灰復燃之機，亦徹底消弭了。

漳寇既平，朝廷於九月改授陽明提督兩廣汀漳等處軍務，並給旗牌，得以便宜行事。陽明爲了免於殺戮，特別寫了一篇詞旨訓切，哀憐無辜的告諭書，先行撫諭頭頭賊寇，希望他們悔悟自新。這時，橫水、桶岡諸賊，約會廣東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並造呂公車，意欲先攻下南康，再險樹嶺，乘虛攻入廣東。湖廣（湖南）巡撫謝三省會兵夾攻，陽明則以爲三省夾攻，曠日費時，必將徒勞無功。故主張先攻橫水，但必須先擺出進剿桶岡的態勢，使橫水賊寇心存觀望，然後出其不意，急攻橫水，必可成功。橫水既破，桶岡陷於孤立。此時乘勝攻之，自然勢如破竹。這樣，既可省兵力，又可爭取時效。於是依計行事，於十月初七分十二哨進兵，節節勝利，遂破橫水。十一月初一，又出奇兵攻入勢極險峻的桶岡大寨。然後分頭掃蕩，到十二月初旬，盤據近千里的盜寇，全數平定。大賊首謝志剛藍天鳳等首從諸賊，皆擒斬授首。爲了鎮撫地方，陽明又奏請在橫水新設崇義縣，這就是前任臺灣省主席，今國防部部長陳大慶先生的家鄉。賢者遺澤，垂留後世，這是值得後人深深感念的。

橫水桶岡既破，潯頭諸賊大起恐慌。但大賊首池仲容非常因循狡詐，常陽明告諭賊集之時，諸賊頗多感動，亦有投順自新的。而池賊則說：「我等爲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惡？」待桶岡既破，始有懼

意，但仍私爲戰守之備，無意自新。陽明派人賜牛酒以察其變，他還編成一套說辭，假稱龍川投誠的新民處河等要緊關隘，所以不得不加防範云云。陽明將計就計，一面作「官府將派兵討賊，必須假道河頭，一面留龍川，假裝就縛繫獄。之後，又派使者到三洞頒發府法。使者說：你們是自新之民，官府頒府法，德意甚盛，怎能高坐接受，而不向官府表示歸順的誠意呢？池賊亦欲乘機窺探虛實，於是親率悍勇九十二人，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來到龍川，屯駐在教場裏。然後帶了幾個人去見陽明，陽明厲聲呵叱道：你投誠入見，爲何又率領部屬屯駐教場，難道還對我心存懷疑嗎？池賊惶恐道：不敢，屬下在教場暫駐，正爲聽候命令，並無他意。於是陽明派人將賊衆引入祥符宮中，善爲接待，並且爲他們換上青衣油靴，教以禮儀，以察看他們的意向，發覺他們這些凶殘之徒，根本沒有受感化的可能。而龍川城裏的士民亦埋怨陽明殺害賊衆。過了一天，池賊等告辭，陽明說：從龍川到河頭，要走上七八日，已經趕不上過年丁。今年龍川城裏正要爲地方平靜而舉辦燈會，你們過了年回去如何？過了幾天，又來告辭，陽明知道池賊終無自新之意，決計除之，就說：年節尚未犒賞，等新大年宴之後，就送你們回去。預定新年正月初三舉行大宴，初二晚上，密令甲士潛入賊衆居處，天沒亮，便將他們全部解決了。陽明愧恨不能感化他們，過年不忍下食，竟至嘔不支。在此之前，陽明已先遣人集兵以防河頭之變，池賊既已授首，即率軍直趨河頭，於正月初七先攻下河頭大寨，接着上洞中利亦相繼攻破。餘賊奔竄，逃入九連山賊巢。九連山崖壁陡峭，勢難直攻。陽明乃選精銳七百，換上賊衣，佯作奔潰，乘黃昏之時到達山賊壁下，賊人下崖招迎，官兵混入之後，迅速搶據險隘。次日天明，內應外合，擒獲衆賊，九連山賊寇遂告平定。自後又分頭進剿各地數十處賊巢，至三月初旬，全數收平。陽明爲了善後之計，又奏請在河頭新設和平縣以安撫新民。自此，龍川邊境，遂化爲良民之區。

自陽明到任，只費十四個月，便將爲害地方數十年的巨寇一一剿滅，其用兵之神速，計慮之詳密，以及善後之周至，都是第一等的。但當時陽明在征三洞途中寫給門人的書信却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剿除風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可見陽明對於平定盜寇，早已胸有成竹，而他念念不忘的

，則是完成德性人格，養成弟子後進。他在兵馬倥傯之中，沒有一天不講學，因爲他本是聖賢路上的人。諸寇既平，他除了撫新民，舉鄉約，以安靖地方，並在各地普遍設立社學（國民學校），有名的「訓蒙大意」便作於此時。此外，便是專心致意於講學了。爲了確立宗旨，他刻「古本大學」於龍川，刻「朱子晚年定論」於雲都。「傳習錄」上卷，亦在此時由門人刻印出來。四方學者，來自遠方。這時的嶺南，一下子儼然人文薈萃之區了。

二、擒宸濠

正德十四年，陽明四十八歲。這年夏天，福州三衛軍人魯榮謀叛，陽明奉命前往勘查處理。六月初九順江而下，十五日到達豐城，知縣來迎，並告寧王宸濠已反。

宸濠是明朝的宗藩，世守南昌。其人奸惡有異志。正德初年，與劉瑾結納，京師內宦朝臣與地方大吏，亦多傾附。他並想暗中選第二子爲武宗之後，經人告發，朝廷竟置之不問，宸濠益發無忌。又鼓動鄉人株連富民，剽劫財產，並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後王瓊爲兵部尚書，知道宸濠遲早必反，於是申明軍律，督責各地撫臣修武備，戒嚴捕盜。凌十一繫獄叛逃，王瓊特令限期捕獲歸案，宸濠始知恐懼。乃暗示南昌諸生稱頌自己賢孝。要挾當道上奏。武宗見奏，驚異道：「保舉官吏，可以陞級，保舉寧王，意欲何爲耶？」於是朝議紛紛，貶御史蕭淮並主張「或遷繫至京，或坐名罷削」。朝廷終於決定從輕處置，派駙馬都尉崔元前往南昌曉諭，革除王宮護衛了事。但宸濠派在京師的密探太驚慌了，還沒弄清事實，便是夜兼程奔告。是日宸濠生反，正在大宴省城諸司，聞告，大驚。宴罷，召李士實、劉養正密謀，決定於次日諸司入謝時起事。第二天，諸司入謝，宸濠僞稱奉有太后密旨，命他起兵監國，意欲脅逼諸司相從。結果都御史孫鑒，按察司副史許達當場被害，其餘諸平賊，而主事馬思聰，參議王宏絕食死。於是設官分職，傳檄遠近，正式揭起了叛旗。以上是宸濠反叛的簡明經過。

陽明在豐城聞變，即回舟，經四晝夜至吉安。這時，陽明最擔心的事

便是宸濠即時與兵進犯南京（宸濠的確如此打算），如一旦得手，朝野震憾，天下大勢便去了一半。他再乘勝揮兵北上，朝臣武將必多持兩端以爲觀望，那時再想與兵動主，便勢難有爲了。一旦凶殘登大位，天下生民必將廣受塗毒。因此，當陽明在舟中時，便與幕士蕭禹、雷濟二人設謀，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略云：准兵部咨，本院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前往江西公幹云云。即令雷濟等設法飛報宸濠。臨行，雷濟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陽明曰：「不信，起疑否？」濟曰：「疑則不免。」陽明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見陽明全集世德紀附錄）陽明的意思，只要宸濠起疑，遲延旬日發兵，則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而陽明自己亦可有一段準備時間，以號召忠義，起兵討賊。宸濠見了火牌，果然心生疑慮，不敢輕舉。陽明到了吉安之後，一面上疏告變，一面又分頭派人到各府州縣，假言朝廷已命許泰、徐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珪、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路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分道直搗南昌。他這樣做，是希望藉此安定地方民心。同時，又製成贖書，假稱朝廷嘉許李士實、劉義正歸國之誠，並要他們懲惡宸濠早日發兵東下，以便官軍半途夾擊，使他進退失據。又囑咐送得人故意送錯地方，以便被宸濠親信拿獲。宸濠見書，果然懷疑二人。次日與二人商議進兵計畫，恰好二人又異口同聲勸他儘速攻下南京以即大位，宸濠益發生疑。陽明甚至還假造了閔念四、凌十一的投降密狀，亦故意讓宸濠發覺。宸濠在陽明一連串的心戰攻勢下，果然舉棋不定，留兵南昌以觀變。

到了七月初三，宸濠才發覺爲陽明所欺。於是，親率大軍出鄱陽，下九江，直攻安慶，只留一萬餘衆守南昌。陽明聽到消息，大喜，即時傳檄各府州縣，剋期會兵於樟樹，自己率同吉安知府伍文定，於十三日自吉安出發，十八日各地知府知縣皆率義師共趨豐城。此時，有人主張應先救安慶之圍，陽明不以爲然。他認爲如果先救安慶，賊兵必然回軍死鬥，而南昌留守之叛賊斷我後路，勢必腹背受敵，加上九江賊衆擁護殺來，我軍必不能支。如今南昌賊兵單薄，而我軍先聲所加，必可攻下南昌。南昌是宸濠的根本，南昌有事，他必然自解安慶之圍，回兵救南昌。那時，我軍在鄱陽湖迎頭痛擊，沒有不勝的道理。計議既定，遂於十九日督師，二十日

便攻佔南昌。宸濠聞變，果然回師來救。二十三日賊兵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連綿數十里，陽明督師乘夜趨進，二十四日早，賊船直逼黃家渡，二軍接戰，賊衆大敗，退守八字腦。二十五日，賊兵在宸濠的懸賞激勵下，盛氣挑戰，因風勢不便，官兵少挫，陽明急令斬先退者。前鋒伍文定立於統帥之間，火燃其鬚，仍不退，於是將士用命，殊死並進，一砲打到宸濠的座舟，滾退走，賊遂大敗，不得已退回樵舍。而這天夜裏忽刮大風，陽明乃急募輕舟四十，滿載燃料，預備火攻。二十六日晨，偽臣正朝見宸濠議事，爭論不決，忽報官軍到了。此時，賊船業已連舟結成方陣，陽明的火船乘風而進，勢如燎原，賊衆潰散，赴水而死的不計其數。宸濠慌亂間逃避不及，終於與世子偽官等五十餘人，一起受縛。陽明又派兵追剿餘賊，九江等地亦先後收復。

當宸濠事變傳到京師的時候，朝臣個個震恐，只有兵部尚書王瓊大言直道：「王伯安居上游，必能擒賊。」（伯安，陽明之字）陽明亦果然擒獲了宸濠。而且陽明此番擒獲叛王，原先沒有一兵一卒，亦沒有朝廷的詔命，他純粹是「倡義」，響應起兵的亦只是一些江西地方的知府知縣，而竟然自開變至擒賊，僅僅費時四十日，便把一場震撼天下的大叛亂收平了。他的智計、謀略、胆識、定力，固然令人欽羨，而實際上則是由於他的真誠側坦之情，不忍因殘得逞，不忍生靈塗炭，才奮其大智大仁大勇，而成此不世之功業的。

然而，大亂雖平，而風波未息，人情洶洶者達一年餘。那些原先與宸濠有來往有勾結的內宦朝臣，生怕陽明揭發他們的隱惡，百端譏毀陽明；而武宗近側的佞倖張忠、許泰，更一面說陽明要造反，一面又怂恿武宗令陽明將宸濠放回鄱陽湖，讓武宗親征戰。幸而太監張永持正調議，纔使武宗打消這個絕頂荒唐的主意。之後，亦終於悔悟陽明不是造反的人。經過宸濠之亂，忠泰之變，陽明更加相信他的良知之說，足以「忘患難，出生死」。因爲良知是知非，知善知惡，只要依這良知「是是非非，好善而惡惡」，自然物來順應，一切中理。人到此地地步，隨時心安，隨事理得，生死患難，便自然置之度外了。所以五十歲時，陽明便在南昌正式提出「致良知」三字爲講學宗旨。

這一年，武宗崩，世宗即位，勒令陽明進京，準備親王召用。而二三

輔臣，惟恐陽因大功而位出己上，從中阻撓，說什麼武宗國喪，不宜行賞宴之事云云。陽明對於現實政治本已不感興趣，便上疏懇求歸鄉省親。朝廷乃准他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准令歸省。第二年陽明又遭父喪，自此便專意講學，不事他求了。

三、平思田

世宗嘉靖六年五月，陽明五十六歲。朝廷又命他以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往征思田。

思恩與田州，地在廣西西北境。原先士酋岑猛作亂，提督都御史姚瑩用兵征討，擒獲了岑猛父子，朝廷亦已降勅論功行賞完畢。但因善後不當，岑氏舊部盧蘇、王受二人，又煽惑苗獠為亂，攻陷思恩。姚瑩聯合四省之兵前往征討，久而無功，受到巡按御史石金的疏劾。於是朝廷召舉陽明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四省軍務，度最事勢，隨宜撫剿。陽明於九月出發，十一月二十日在梧州開府。他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乃上疏朝廷，其要點大略如下：

1. 廣西苗獠之亂，由於軍政日壞，處理不善。因兩廣軍門，每逢有急，便調發苗獠之衆以任攻戰，累年奔走道路，不得顧其家室。事平之後，則功歸於上，恩賞不及，自然懷怨不平。

2. 岑猛父子為亂，雖有可誅之罪，而盧蘇王受二人，實非奸惡之徒。只因處置不當，官軍又攻之太急，走頭無路，不得已負隅頑抗而已。

3. 為今之計，度理盡情，宜先釋二人不死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苟能順順降服，自當息兵罷師，以休養瘠瘵之民，安撫變夷之心。

4. 田州南接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苗獠之所盤踞，必須保存土官，乃可籍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歸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如此，無異自撤藩籬，實非久安之計。

陽明此疏，可謂深切周至。疏奏十二月初一發出，初二又奉命兼兩廣巡撫。次年正月，陽明進駐南寧，立即下令盡撤防守之兵，只留數千湖南士兵，解甲暫駐，以備緩急。盧蘇王受見朝廷並無必殺之意，便有了投生

之念。於是具書陳情，悔罪求免。陽明允之。於是盧王二人於二月中親率一萬七千餘衆至南寧城下，分屯四營。然後因首自縛，與頭目數百人前赴軍門候命。陽明下令將盧王二人各杖一百，而後解縛，並告諭道：「今日免爾等一死，乃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等罰者，則我等大臣執法之義。」於是衆人叩首悅服。陽明亦隨至城下四營，親加撫慰。自頭目以下，皆感激再生之恩，誓以死報，並願候命殺賊，立功贖罪。陽明又顧念他們久離鄉土，家園荒殘，旋即返鄉，各復生業。於是歡聲雷動，感激涕零而去。連年大軍征剿不服的蠻夷，不折一矢，不戢一人，就這樣順順當當地平服了。論語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本是讚頌聖人的話，而陽明晚年的學業造詣，亦庶乎進到這種境界了。

思田既平，尚有八寨與斷藤峽數萬蠻賊，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蠻，迴旋連絡，流毒二千餘里。思田事畢，陽明便因湖南士兵歸師之便，另調發思田之衆各七八千人，出其不意，分頭進擊八寨斷藤，自明初以來，一百六十年屢征不服的蠻賊，終於一舉蕩平。陽明此舉，沉機不露，舉重若輕，既沒有大事調兵，又沒有徵集糧餉，更沒有驚動百姓。而且事後隨即相度地勢要害，改立衛所，開設縣治，而永遠根絕了兩廣地方的禍亂之源。真可說是「澤及一方，德垂後世」了。

但陽明以衰年疾病之軀，久處南方瘴毒之地，又為勘察地形，建造新城，登山涉水，冒暑奔勞，後來病發不能行走，仍然乘輿而從事。到了十月，疾病加劇，於是上疏告歸。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江西南安（今大庾縣）途中。臨終的時候，門人問遺言，答道：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須知一個光輝潔白的人格，他一生的言行事業，句句是遺言，事事是遺囑。陽明臨終的話，正是他一生最恰當的表白。這樣的人物，是永遠令人仰念不置的。

附按：本文係根據王陽明年譜，並參閱行狀、墓誌、書信，以及明史本傳而撰成，特此附識。

明史陽明平寧藩考

——王陽明先生五百年誕辰紀念——

曾霽虹

陽明先生誕生於明成化八年，即公元一四七二年，距今適居五百周年。先生之學說，早已昭昭在人耳目，爲百世所師法，先生之武功，世人或知而未詳，其豐功偉績，當以平宸濠一役爲最。蓋明室當武宗之世，閣倭弄權，朝綱紊亂，內則盜賊蜂起，地方糜爛，外則邊警時作，武備不修，實已呈土崩瓦解之象。寧藩覬覦神器，包藏禍心，積十餘年之陰謀佈置，乘間竊發，聚衆十萬，蔽江而下，馳檄四方，朝野震動，東南空虛，其勢岌岌，先生提一旅之師，倉皇赴敵，奪壘擒王，甫除月而事平。觀其用兵方略，神奇變化，電掃霆奔，殆有天授，非人力可致也。史稱其平竊南盜，以寡擊衆，遠近驚爲神，可以想見先生當日之雄姿偉望矣。明史于先生本傳，持論尙稱平允，惟敘事仍嫌簡略，限于體例，未可厚非也。爰采正史其他部份，旁及並時史料之與是役有關者，詮次而條貫之，以與本傳相印證，或亦研究先生之一助也。

一、宸濠謀逆

明史卷一百十七寧王權傳附宸濠：

武宗末年無子，羣臣數請召宗室之子子之，宸濠屬疏，願深

明史陽明平寧藩考

結左右，于帝前稱其賢。初，宸濠賄劉瑾，後所牽護衛，瑾誅，仍論奪。

正德五年，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上疏：「請上河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於別宮」。正德九年，吏部尚書楊一清上疏言五事，其二曰：「選處宮殿，預備儲貳，以保屬天下人心」。十一年正月，南京體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請擇宗室儲，御史范梈等「請擇宗室賢者育宮中，以宋仁宗爲法」。十二年二月，武選郎中黃登，員外陸震疏請「于宗室中選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以保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統有人，國本以固」。以上疏入均不報。

明制，皇子封親王，授金冊金寶，歲祿萬石，府置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隸樞密部。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寧府護衛萬三千人，英宗天順間，因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出，迨劉瑾用事，宸濠賄瑾得復其舊，瑾誅，仍被革罷。（右各條見明史諸王傳、范梈傳、武宗實錄、明政統宗）

及陸完爲兵部尚書，宸濠結髮人錢寧戚賢爲內主，欲奏復，大學士費宏抗不可，請要人乘宏請廷試卷，取中旨行之。（明史卷同上）

陸完於正德初任江西按察使，宸濠雅重之，時召預曲宴，以金幣爲贈。及完爲兵書（註一）濠喜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遂與完書，謀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詞。時伶人臧賢有寵，近習張銳、張雄、錢寧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濠因賢之婿司越以通於賢，每親書密寶，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明史陸完傳紀其事云：「宸濠已萌異志，聞完爲兵部，致書盛陳舊好，欲復護衛及屯田，完答書令以祖訓爲詞。宸濠遂遣人輩金帛鉅萬寓所善教坊藏賢家，備遺用事貴人，屬錢寧爲內主，比奏下，完遂爲聖旨，而以屯田屬戶部，請付廷議，內閣擬旨上，並予之，舉朝譁然」。

按國朝獻徵錄：「宸濠令典寶萬銳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明史佞倖傳錢寧：「（寧）令宸濠數進金銀玩好于帝，謀召其世子司香太廟，爲入闕地。又以玉帶綵紵附其典寶萬銳歸，詐稱上賜。凡宸濠所造私人行賄，京師皆主伶人藏賢家，由寧以達帝左右」。

費宏於正德六年十二月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史宏傳：「佖臣錢寧陰黨宸濠，欲交歡宏，餽綵幣及他珍玩，拒却之，寧慙且恚。宸濠謀復護衛屯田，銀白金鉅萬，徧賂朝貴，寧及兵部尚書陸完主之，宏從弟編修來，其妻與濠妻，兄弟也，知之以告宏，宏入朝，完迎問曰：「寧王求復護衛，可復乎？宏曰：「不知當日革之何故？完曰：「今恐不能不予，宏峻却之。及中官持奏至閣，宏極言不當予，詔卒予之，於是宸濠與寧合而恚宏，寧數偵宏事，無所得，以御史余珊劾來不當留翰林，即指爲宏罪，中旨責陳狀，宏乞休，命並索致仕。寧遣騎宏後，抵臨清，焚其舟，資裝盡掠，宏歸，杜門謝客，宸濠復求與通，宏謝絕之，益怒。會宏族人與邑奸人李鐸等訟，宸濠陰令鐸賊宏，鐸等遂據險作亂，率家攻費氏，索宏不得，執所與訟者支解之，發宏先人塚，毀其家，掠掠遠近，家至三千人。宏馳使趨於朝，下巡撫孫燾按狀，始遣兵剿滅」。

宸濠益恚，擅殺都指揮戴宣，遂布政使鄒岳，御史范格，益如府鄭嶽，宋以方，查掌諸附王府民產，貴民問子錢，強

奪田宅子女，甚羣盜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明史卷同）

鄭岳以江西按察使遷左布政使，宸濠竊民田以億萬計，民立誓自保，濠欲兵之，岳持不可。會提學副使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寶相訐，岳承檄按之，濠助夢陽奏岳子受賂，岳被奪官爲民。范格以御史受命清軍江西，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格不可，奏聞，下禮官議，按馳疏爭之，廷議請如格言。濠伶人秦榮僞修，輒勅治之，又勸鎮守太監畢真貪虐十五事，疏留不下，真乃撫他事經之，遂逃下獄。未幾，濠與真並誅，世宗立，復故官。正德十三年八月，宸濠大集羣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四出劫掠，有抗者，陰使盜屠其家。吳十三級新建庫銀七千餘兩，鄭嶽時爲南昌知府，置其窩主何順於理，濠怒，誣以事，執送按察司監禁。以方於十二年出守江西瑞州府，濠誘引華林連寇圍之西山，夜肆劫掠，以方捕之抵於法。既而得其反狀，遂固城募兵爲戰守計，濠以非方中人，常遣微南昌推官會按其事，以方爲平反之，益見忤於濠，濠令撫鎮劾以方稽命怠事，下南昌獄。明日，濠遂反，囚以方俱行，後斬之祭江。戴宜於正德十年六月任江西都指揮時爲宸濠所殺，史僅稱濠忌其擅權而殺之，其詳待考。（見明史鄭岳、范格、宋以方傳、獻徵錄、明史紀事本末等）

日與致仕都御史李士賓，舉人劉養正等謀不軌，副使胡世寧請朝廷早裁抑之，宸濠連奏世寧罪，坐謫戍，自是無敢言者。（明史卷全上）

士賓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書，宸濠素慕之，與交懽，年時體道不絕，並以其子爲儀賓。養正安福人，喜談道學，矯情不仕，頗通天文及兵法讖緯，宸濠實致之。嘗言帝星明江漢間，爲諸論宋太祖陳橋之變，稱濠有撥亂之才，密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世寧以寶慶知府遷江西副使，與都御史俞謙齋策策盜，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田地，採辦擾旁郡，蹂躪徧鄉鄰，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權，多懷二心，瞻獎刑